

好玩儿的文学

林少华

我算是搞文学的,还得啰嗦一次文学:文学有什么用?

没人问钱有什么用,一如没人问空气有什么用。但的确有人问文学有什么用。钱的用处大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文学能吗?不给鬼推磨才怪。可我要说,文学能让这个世界变得好玩儿。

生活中我们常说某某人好玩儿,某某人不好玩儿。不好玩儿大多是负面评价,往往意味着刻板、无趣、迂腐、一根筋,没准连女朋友都找不着。文学大概率能使人变得好玩儿,这是文学的一大用处。而更大的用处是,文学能使世界变得好玩儿。你想,到处都是“鬼推磨”的世界好玩儿吗?鬼头鬼脑,鬼模鬼样,鬼影幢幢,不把女生吓哭才怪。甭说别的,谈情说爱都找不到地方。而文学不同。嗒,因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唐·李白),月亮才好玩儿;因了“看来岂是寻常色,浓淡由他冰雪中”(清·曹雪芹),梅花才好玩儿;因了“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宋·杨万里),荷花才好玩儿。因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宋·欧阳修),柳树才好玩儿。

而同是柳树,在欧美甚至日本那里,人们未必觉得好玩儿。村上春树在《村上广播》那本书中就简单作过比较:“美国老歌有一首《柳树为我哭泣》(Willow weep for Me)。比莉·霍利黛唱得优美动人。歌的内容是个被人抛弃的人对着柳树如泣如诉。为什么柳树要为谁哭泣呢?这是因为英语圈称‘垂柳’为weeping willow之故。而weep一词,除了‘啜泣’这个本来含义之外,还有树枝柔软下垂的意思。因此,在英美文化中长大的人一看见柳树,脑海难免浮现出‘啊,柳树别哭哭啼啼的’这样的印象。相比之下,在日本,一提起柳树,就马上想起‘飘飘忽忽’的妖婆。”那么中国呢?村上最后写道:“据说过去的中国女性在即将和所爱的人天各一方之际,折下柳枝悄然递给对方。因为柔軟的柳枝很难折断,所以那条柳枝中含有‘返=归’的情思。够罗曼蒂克的,妙!”

王承志长篇小说新作《过路客》,我看了两遍。二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一读再读丝毫不觉厌倦,皆因作者不断地标奇立异、另辟洞天。好的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自然也应该有个精彩的故事;作家如没有超凡脱俗的想象力,不能对文字的表达练成一番白鹤冲天、精武飞扬的真功夫,再怎么说是都不称职的。此点堪为王承志骄傲,由其恣意汪洋的叙述可以让人想到了裴旻舞剑:静若伏虎,动若飞龙,缓若游云,疾若闪电,又稳健又潇洒。亦庄亦谐,挥洒自如。随手从《过路客》里撷来一段:他的一头乱草莫太触目惊心,……但是他不能剃板刷头,先天条件不足,头型太怪了,就像是蹩脚的点心师傅做小笼包子,捏不出二四个褶子,索性就在包子中间捏只尖角,还声明,卖相难看,味道差不多的。他的头顶就有只尖角,不得不把头发留成乱草窠——这是对小说主人公“野和尚”年轻时形象的描绘。类似的精彩描写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不一而足。当然,文字的描绘是为丰富和美饰长篇小说的框架服务的,倘若没有精彩的故事,文字的描绘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但这样的尴尬在王承志的小说里是不存在的。

读《过路客》,读者可以从小说主人公野和尚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中,不断被一个个奇思妙想精彩故事所吸引,让人暗暗叫绝。笔者最喜欢《过路



你看,一样的柳树,在欧美人眼里是哭鼻子鬼,在日本人眼里是“妖婆”,只在中国人眼里才显得罗曼蒂克好玩儿。村上所言非虚,证据俯拾皆是。仅举唐诗为例:“纤纤折杨柳,持此寄情人”(张九龄)、“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白)、“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杨巨源)、“客行门外柳,折尽向南枝”(张籍)、“柳丝挽断肠牵断,彼此应无续得期”(白居易)。虽说折柳未必赠予“所爱的人”,但希望对方“返=归”的情思并无不同。

反过来说,假如没有这类文学表达,柳树在中国人眼里也不一定显得罗曼蒂克好玩儿,要柳树为自己哭泣固不至于,但看成披头散发的“妖婆”并非没有可能。荷花、月亮亦然,看上去无非一种水生植物、一个发光天球而已——好玩儿吗?不好玩。可以说,好玩儿即是文学情思,即是审美感受、审美联想、审美愉悦。而这往往和文学有关。

而且——恕我重复——这么好玩儿的东西,居然可以一分钱也不用花就能得到。即使花钱,买一本唐诗宋词多少钱?而打一场高尔夫、玩一局麻将、喝一瓶茅台、逛一次超市或和谁幽会一回要多少钱?我曾一再对我的研究生说,如果一个人不能从唐诗宋词中获得审美享受,换言之,如果面对“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面对“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样的诗词佳句而全然无动于衷,那岂不亏大了?甚至傻透了?无他,盖因这种无需成本而又妙不可言的快乐和幸福同你擦肩而过而你却浑然不觉。而更要命的是,这很可能使你这个人不好玩儿。要知道,这个世界有钱的人不少,而好玩儿的人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村上曾说没有小确幸的世界不过是干巴巴的沙漠罢了,而我要说,没有文学的世界不过是干巴巴的沙漠罢了。当然,如果你就是觉得干巴巴的沙漠好玩儿,我相信那也未必是抬杠。毕竟,世界上存在所有可能性。

亦庄亦谐海派“野和尚”

胡敏

《过路客》第七章“竹篾社”。作者别出心裁地用最上不了台面的“厕筹”这么一个物件,编织出一个含义深邃的精彩故事,当你读懂了作者这是意在刻画主人公野和尚狡狴、精明、野性勃勃的性格,借此歌颂人类特有的“文明”意识时,你就会不由自主地为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独到的阐释力而击节。

《过路客》里,最值得评议一番的其实是小说对“野和尚”——风生水这类主人公的确定。主人公的选择和确定是小说生死攸关的灵魂。写什么人一向是小说创

夏日的江南,常有骤来疾去的雷阵雨。唐人刘禹锡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描绘的正是这样的雨。刘禹锡写过一首夏日忆苏州的诗,白居易和白:“忆在苏州日,常语夏至筵。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交印君相次,褰帷我在前。此乡俱老矣,东望共依然。洛下麦秋月,江南梅雨天。齐云楼上事,已上十三年。”白居易和刘禹锡都曾担任苏州刺史,对苏州有着特殊的情感。

这个夏天,友人沈君重游苏州,我在朋友圈里,看他去了网师园和狮子林,逛了定慧寺附近的苏家弄、市郊范成大归隐处石湖,在周瘦鹃故居紫兰小筑门口尝了小摊上洞庭西山的黄李,还戴着十多年前在苏州博物馆买的一顶西番莲花纹的渔夫帽故地重游。我也曾在夏日去过苏州,和当地的友人一起吃了三虾面,获赠虾子酱油和玫瑰腐乳。据说从前苏州人的虾子酱油大多是自家制的,偷懒去店里买现成的未免遭人鄙夷。而玫瑰腐乳这江南人钟爱的佐粥小食,送了一瓶给杭州的同事,他吃到只余乳腐汁还珍惜地藏在冰箱

作关注的重要问题,却始终不应该成为问题:创作题材多样化,不应该成为问题;克服文艺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也不应该成为问题。高大的英雄可以写,当然也应该多写,那为什么芸芸众生的平民不可以写,不可以成为主角呢?从那个独特的他或她身上,能否让我们感受到所处时代的波澜壮阔,能否让我们充分体味人性向往高尚、向往文明的必然趋势,从而在作者构造的艺术天地里得到充分的享受和教益——这恐怕才是最重要的。

深处。友人推荐我去旺山的一处小院。日暮时分,店主在院子里点燃艾草蚊香,我在袅袅青烟中赏花逗猫,墙上的风车茉莉开得极繁盛。

盛夏的西湖上晒下蒸,想到西湖的荷花却让人心软。某年夏天走在杭州的北山街上,跨出一处名人故居的西南门,触目是接天莲叶,远处湖山青青。站在那里发了一阵呆,心想写荷花似乎没人写得过杨万里。从七月

夏日江南

戴蓉

中旬开始,西湖水域的工作人员会将清晨所摘的荷叶莲蓬,运至断桥旁售卖,一直持续到九月初花期将尽。莲市一开,每天一大早有市民在断桥边排队等候。疏浚过密的荷叶,是为了让荷花生长良好。买到荷叶莲蓬的人抱着碧绿的“捧花”走在路上,看着真是风雅,我也有幸买到过一次。

无锡的阳山水蜜桃,初夏吃“日川”,随后依次是“白凤”和“湖景”。水蜜桃娇贵,经不



东干人(回族)那里听到了许多中国民间故事,内容包括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薛平贵、薛仁贵以及韩信等等。而这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取向。大学毕业后,在前苏联科学院(今俄罗斯联邦科学院)高尔

陆澹安与李福清

吴南瑶

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专事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俗文学的研究。从后来李福清给陆澹安的信中,李福清自述在日本《书报》杂志上看见有提及《小说词语汇释》一书,托了很多朋友去找,都没有找到。最后,或是有人辗转介绍,李认识了当时在上海戏剧学院做教授的陈汝衡。陈与陆澹安是老友,当即答应帮李福清这个忙。就这样,一个热心汉学、在北大进修的前苏联小伙子与蛰居上海的老先生建立起了联系。1965年5月28日,李福清给陆澹安写信,表示“为了报先生恩”,准备寄给陆澹安俄国出版的《敦煌赞文附宣讲》,以及自己出版著作的影印本两种:一是介绍他在列宁格勒发现的《石头记》旧抄本,一是在国际民族学家会议上作的小报告(英文版)。为了表示对对方的仰慕,李福清征询陆澹安意见:“我很想给我国《亚非人民》杂志写短书评,介绍《小说词语汇释》,不知方不方便?贵见如何?”

陆澹安对友人所托向来认真,收到陈的消息,以及李福清的亲笔信,他立刻提笔复信,表示除了《小说词语汇释》,自己还有姐

野和尚是一个小人物,也有俗人身上几乎所有毛病,他无赖、狡狴、好恶作剧……可是,作者并非为猎奇,而是时时让他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处处让他在善和恶、高尚和低趣的较量中做着痛苦的选择甚至是向往,这在野和尚对他最后一个女朋友杨草儿的不懈追求中有充分体现。从杨草儿笑着对自己闺蜜说的话里“就算他以前有过很多女人,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他现在只有我一个女人……这就够了,有什么不好?我才懒得吃醋呢!”让读者欣慰地看到了生活最终对“野和尚”上下求索、一番追寻的真诚报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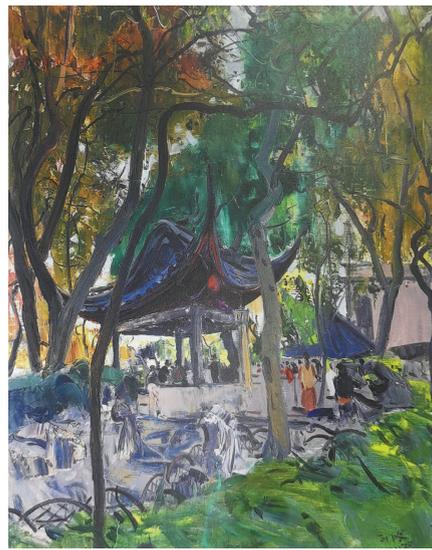
起长途运输,好在上海隔日就能送到。我下单的桃园管理得十分精细,桃子吃起来很有桃味,这评价听起来像句废话,但却是大城市的人凄凉的感喟,因为吃到风味自然的蔬果必须仰赖运气。店家殷殷叮嘱不得冷藏,冰箱里的水汽会导致桃味变淡,只能放置在通风阴凉的地方,每天挑一个最软的吃,查看时不能用力捏,只能轻按。熟透的水蜜桃会起糖斑,让不明就里的人以为发暗处已烂。撕掉水蜜桃外皮送入口中,汁水淋漓而下,一面噬咬一面觉得可惜,然而也不可能有文雅吃法。有个朋友说他记得小时候吃水蜜桃时,父母总是将他的衣服脱光,让他坐在澡盆里吃个痛快,然后连人带盆一起抱去冲洗。

江南的夏日湿热难当,然而想到它的温柔风致,又觉得这闷热也可原谅。

十日谈

夏日闲情

责编:沈琦华



沧浪亭之秋

(油画)

黄礼攸

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我接到李福清从北京寄来俄文书三册。因为他没有信来,所以我也没有写信给他。”

从之前李福清的信中,知他计划将于当年七月回国。要说明的是,在六十年代的信函中,李福清落款署名是李福亲。1963年,莫斯科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敦煌赞文附宣讲》,首次影印刊布了苏联所藏十一件敦煌俗文学作品写本。如今,陆澹安的文孙陆康依然保留着所有两人的来往信函,在当年李福清寄来的种种影印件中,就有一册黑色封皮的影印本,正面是中文书名《敦煌赞文附宣讲》,封底是俄文。如今翻来,尤觉珍贵。

与现在相比,当时的学术研究条件颇为艰苦。陆澹安曾去信建议李福清关注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对于近代中国白话小说词曲的研究,但出于检索的困难,李福清在中国期间一直没有找到。李福清后来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是俄国汉学界文学领域学术最高的人士。而陆澹安身兼中国现代文学家、侦探小说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学者,著述数十本之巨,如今还存有大量手稿亟待整理发表。这两位前辈学者治学之勤奋,当为今人的楷模。

中国人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之说,陆澹安与李福清留下的这些信札文件,记录了一段中俄学人民间交往的佳话。

1966年7月22日,陆澹安在日记中写道:“一九

扬州游

华振鹤

瘦西湖中

竹西①无处不春娇,最爱杜郎廿四桥。彩舫垂虹人画里,平湖可是落碧霄?①竹西:扬州别称。扬州城里千秋事,岭下梅花万点红。巨古忠魂谁与比?灿然日月共长弘。②史公祠在扬州梅花岭下,内有明末抗清名将史可法衣冠冢。

一时无眠,与后辈讲讲当年三伏天露宿弄堂的恣意不羁,恍然间就有“新山海经”的感叹。

